金鋼鑽

農髯題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二百五十號

社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 增刊無定 每月一角 全年一元 半年二元 日本南洋各埠加倍 外國加倍 郵費先惠 作大洋計算 報費在內 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新聞欄）十五字高二寸寬一格每期每格洋十元

（內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六元

（封面）分十五格每期每格洋五元

（外中縫）分三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幾幅）請與維羅廣告公司接洽

……定期開映……　王漢倫（主演）　黃玉麟　……

人面桃花

……三四九一三……

五洲美容霜

大瓶七角半　小瓶二角二分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江湖奇俠傳

本書係不肖生近作……

上海世界書局發行

不肖生：是機武俠小說的紹等名家……奇俠傳……是不肖生的生平得意傑作……所以不看武俠小說則已，否則非看「江湖奇俠傳」不可

○凡人自覺腰痛……之特效藥▼

實驗保腎固精丸

主治……

（價目）每盒大洋一元　每打大洋十元

上海愛華製藥社

本埠分銷處：永安公司　先施公司　中美藥房　中法藥房　五洲藥房　太和藥房　中西藥房　中外藥房　濟華堂藥房　南市美濟藥房

△外埠△分銷處：各大藥房

凡患小便腫痛……

藥房之解毒……惡毒瘡瘍服本止痛……

濟華堂藥房

內服 六零六 外搽

▲清血液 ▲排毒質 ▲祛風濕 ▲消痰濁

△內服的六零六　△外搽的六零六

▲殺瘡毒 ▲去腐肉 ▲生新肌 ▲脫痂痕

價目：內服六零六 每盒洋一元　外搽六零六 每盒七角五分

上海四馬路中 太和大藥房總發行所

胡敬之金針

黃石屏夫子……

陸士諤

內科

遷移　英租界跑馬廳泗涇路……

發動

時居深秋　百病發動

此時不服滋補之品　入冬更覺難支

百齡機 小瓶一元 大瓶二元

上海愛多亞路九福公司發行

大馬路盆湯弄南路角

中央大戲院

本院每日加映日戲

新人的家庭

即日在本院開演

雪茄煙

……總經理 德高洋行啟

司各脫乳白鰲魚肝油

專治咳嗽傷風喉痛肺癆以及各種虛弱症其效立見老幼咸宜

最能補身壯力

梅毒癩疾之剋星

上海法商立興洋行　上海卜內門洋行　同啟

三益公司針織部

絲襪

最經用　最美觀　最便宜

是商標　暮鼓牌

請記守

廠址：上海西門方斜路二百六十號

西比利亞首飾公司

南京路二十七號

共獎三十五種　值洋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元

西節令　至彩票　每張售洋二元　至大元

孫中山紀念表

無上之紀念品　優良之時計器

每只二元

德商禮和洋行發行

總經理　上海亨達利鐘表行

上海分售處

中美　餘昌　美華利　亨利　記時計　南洋　義泰祥　華盛頓　滙源　大中　時中　大美　時利和　票林登　太平洋　美興　紐約等各鐘表行

凡全國各埠鐘表店均有出售

最新發明生髮樂中唯一聖藥

內服補精生髮聖藥 玄華

男女可服

確實奏效百發百中一試便知

□今日本報附送明星照片「張美烈」如有遺漏請向賣報人索取可也□

老哥閣下

（剛父）

從前有位朋友、到南京住旅館、第一天、茶房呼之爲先生、第二天、叫馬車到制台衙門拜客、茶房呼之爲老爺、第三天、制台大人到旅館回拜、茶房又呼之爲大人、後來把這件事說給人聽、人人都佩服茶房隨機應變、心靈口活、前幾天馮二先生拍給老張的電報、開口老哥、閉口老哥、叫得何等親熱乾脆、不想近幾日的電報、已把老哥改稱閣下、再過幾天、老張失勢、怕不還要稱一聲鬍匪麼、唉、馮二先生啊、別人佩服你的本領、我却可惜你的嘴皮哩、

又一捲逃案

（宇宙室主）

邇來海上捲款潛逃之事、時有所聞、良以滬地風氣開通、奢侈成習、消費易、生產難、於是不得不出於僥倖發財之一途、而盜竊之罪、因以多也、最近又有一銀行學徒捲逃案、誌之如下、星期四下午、上海某銀行遣徒甲乙赴某銀行提現款二萬五千元、甲乙入行至四川路橋郵務總局前、甲[illegible]掛號信、異常重要、此時須寄出、第余日來足疾復發、不良於行、煩君入局一寄、余當在此恭候也、乙徒不之疑、乃攜信入局、代爲掛號、付郵畢、出局門、已不見甲徒、乃驅車之某銀行、又不見人、詢諸付款處、則曰、實行某學徒方攜二萬五千去也、于是一面用電話詢本行中甲徒已回行否、回電曰否、乃大急、奔回本行、報告一切、候至黃昏、猶未見甲徒歸來、聞該行一方已報告捕房、從事緝拿、一方已屯甲徒家屬、來申料理、而乙徒亦已暫失自由矣、

史屑

（九）（史野）

濟南歸客云、固鎮之戰、張宗昌確爲流彈擦破左額、雖不致命、然因此墮馬、傷其左足、返濟以後、白布纏頭、行動維艱、某君曾一度目擊之、各報云、張試驗迫擊炮被炸受傷、實非信史、又云、張任魯督、未及一載、搜括民脂、已逾四千萬、某縣知事、督以徵收不力、被張翁踢、翌對僚屬演說、劈頭第一句、每曰、兄弟是綠林學校畢業的、聞者莫不爲之股慄、論張爲人、心直口快、置之宛爾梁山之間、未嘗不是一條好漢也、

春江風月志

（姹紫嫣紅樓主）

□花園都督當牽棧、人莫不知卽愛情老六、荷鷗水君、嘗于席次籍稱之曰情六、又於其所編牽報、撰情六篇品記、故鄭醒氏鄭子章兄弟、及伶人黃玉麟黃吉八父子、以及凡與都督有一日之雅者、率呼之曰情六云、後都督以冒牌者衆、故自秋節始、仍改用舊名、別號小白板、又號十三點云者、牌九中之么五么六、而勾欄中人、錫嬉而癥者之尊稱也、今轉以名院中人、其歡奧忘廬、實不解其所以名之之故矣、或謂本報二四三至二四五、及二四八各期、所刊秋蓼君之紅樓恨上下、以及補、續補各篇、皆詳載都督一年來雖心勃勃之事、其實非也、篇中所謂姘武生陳漢流一節、確全屬事實、而行蹤詭秘、尤有難以形諸楮墨間者、故邇來天曉得對門之小歌榭、已不復聞阿六喝采拍掌之聲、而三牛路之地蠻歌樹、則夜夜有阿六芳跡焉、且近日阿六并當唱而不出、卜晝卜夜、與陳伶窩心於小西旅館、都督好武、固盡中事、第以陳伶之孙若張飛、一枝丈八蛇矛、有萬妻不當之勇、非有工力悉敵之才、雖與對壘也、至欲求其如唱青衣者之溫柔體貼「尤恐不可得耳、或曰海上伶人中無陳漢流其人、蓋不知陳漢流、乃一燈謎之謎底、爲諧聲捲簾格云、

□總統宵紅、爲人、蘇姓、文姬名、亦行四、自炫爲蔡乃煌女、或云爲蔡之稚婢、二說不知孰是、貌黑艷、性豪爽、以之長舞芳、可應侍人、然總統之產、非合法、遂貽人以賄運之譏、惜哉、總統不善歌、而學歌之心頗熾、昨歲歲闌、曾有與高彩雲合唱武家坡、演於卡爾登之議、（四唱青衣）終未見實行、今彩雲既遁走澳泉、四又貴爲總統、將不屑再串蟾伏寒窰之苦命王寶川矣、珠聯璧合、獨一無二之佳劇、乃無出演之望、奈何、總統自接匪徒索詐信、（參看二四二期）迄今尚耿耿未去懷、芳心難安、匪徒之罪其可逭歟、

邊情

（二十）（炎炎）

□續二四六號□

□活佛

◎……諸佛……◎

滇邊活佛、與藏番之班禪達賴、微有不同、有生成之活佛、有修持不怠、至老年爲一寺所推尊之活佛、有專演法術、召神役鬼之活佛、有但是和尚、卽敬畏如活佛、情形不同、而勢力亦異、生成之活佛、滇川邊近藏番各屬之各大寺中之一活佛也、各大寺中之此一活佛、圓寂後必遣人赴西藏問大寶、（此大寶當是尊班禪達賴之稱）謂某寺活佛已涅槃過去、未來活佛產誰氏、大寶據請之後、當面查檔籍冊、指示活佛降生之家、某月某日生「現已幾日、各等語、去者歸來、照所指示處備輿迎請、不爽纖毫、但此種活佛、養尊處優、壯年剃宿柳眠花、無所不至、老年則偃僂潦倒、一竅不通、僅至必要時、請他閉目入座數小時、蓋類告朔之餼羊而已、修持不怠「至老爲一寺所推尊之活佛、滇邊五十餘土司境內之各家房（譯音卽大寺之稱）皆有之、然亦不過比較的規矩謹飭而已、至於佛理佛法、則只僅具皮毛焉、專講法術、召神役鬼之活佛、緬甸宜羅兩屬之各講（譯音亦卽大寺之稱）爲多、無論施主官紳、見渠宜跪而俯伏、或有言、或無言、不呼起去、則不敢輕動、但能跪他之人、則平素之面子很闊、以此種活佛、於寒暖蹩腳無緣也、滇邊土司各地、亦或有之、只不似緬甸宜羅之尊嚴耳、但是和尚、卽敬畏如活佛、不分老幼「不論賢愚、一見禿頂黃衣、勿論通衢夾巷、卽須半跪或全跪以表敬畏者、緬甸一國獨有之風氣也、蓋緬甸人謂和尚卽活佛、莫謂路人見之當跪拜、卽小和尚偶然回家一次、亦必高坐受父母兄弟姊妹之叩謁而端然不動、凡各講之大和尚、對政界有司官之面子之大、極不可方喻、例如有人犯重大刑事案、不能設法營救者、賄通大和尚去一卡片、卽能安然保釋、此可駭之聽聞也、緬淪於英後、此種勢力不過少殺、未亡國前之大意猶在也、更有一事爲予所歷次觸目者、緬僧旅行、無行李坐臥具、勿論在車在船、彼偏視緬人之坐臥位、擇位最當旣者、彼卽將其人遣開、二言不發、自去坐臥、三五日不少離、其遣人之法、亦不過以目示意、則其人卽作個僂式避開、蹲於較遠之一角落內、不敢多嘴、恐活佛謂是表示不願、譴罪不輕、但據緬人云、旅行爲活佛奪位、此是極榮寵極快慰之事、雖三五日不得坐臥無憾、緬之佞佛、一至於此、毋怪乎其亡也、

戰地鱗爪

（公琍）

客自清江來、爲言戰地情狀、爰爲拉雜記之、以餉閱者、

馬玉仁之兵、遇敵卽逃、十五日奉軍過清江城下、馬軍越河盡潰、淸人危如累卵、脫非鄭楊等援兵猝至、城必不守、城陷奉軍必長驅高郵、而直搗揚州、大局轉移、正未可料、鄭等旣至「皆言爲馬幇忙、表面係釋馬之疑慮、實則將籌餉責任、輕輕委之於馬、于是馬半時搜括之於民者、不得不轉奉于鄭等矣、時滬報喧傳馬已出走、而豈知鄭等倚畀正殷、方屆留充前方軍需處長、是馬之爲馬、蓋不必以力見稱也、

聯軍既與奉軍相持不下、淸江居民、遷徙一空、門雖設而常關、此語寫照近是、丘八多食鷄佐餐、蓋價極賤、每斤之值、不過銅元數枚、丘八每赴戰壕、大都攜有煙具牌九、不必一榻、居然橫陳、吐霧吞雲、意頗自適、煙癮過足、仰首窺敵、或發數槍、則又屈膝跌坐、共爲盤旋之戲、鈎心鬥角、凝神摳注、幾於勝負之數、卯有所在、蓋吸煙也、放槍也、推牌九也、皆長官所特許者也、

聯軍司令部設農業學校、一日礮聲隆然、彈中一馬、馬負痛而奔、血流如注、所經之處、盡成血路、莫不大驚失色、幸不繪至、聞護軍使署二彈命中牆垣、書記某氏厭焉、又數彈橫飛河捕、河浦泊船如蟻、均裝軍需輜重、毀去不少、在離陣線數里之遙、均能打擊要害、奉軍腦準工夫、確有可取、惜士氣渙散、卒至一敗塗地、勝負之數、豈在一二彈哉、

西子湖邊老斗譚

（老杭州）

前著西子湖邊龍陽譚、載夏間鑽報、述杭州男風之盛、寓懲于諷、實具苦心、半載以來、此風不戢、綠上有好者、下流無業之狡童、乃以之爲利藪、得錢賣身、恬不知恥、如像姑之覓老斗、老斗之玩像姑、交易至公平「風化日窳濁、江河日下、男妓愈多、有心人蓋不勝悲然之憂焉、爰再作西子湖邊老斗譚、

□王陸生 德國留學生、在醫學專門學校充德文教員、初狎雷雲琴、繼狎顧啓民、薪俸所入、不本堂上甘旨、而塡嬖童慾壑、擁雷居華興旅館者幾一年、儼如伉儷、雷去杭、王不自聊、乃以顧自慰岑寂、常同出入大世界、如挾妓夜遊、老子婆娑、興不淺也、後又翫汪某沈某二童色、百計誘之、未入彀云、

□何餅松 師範學校校長、外寵甚多、而尤寵雷雲琴、供職教育廳時、嘗假他種名目、爲雷營謀一差缺、月在教育廳支薪五十元、供雷日用、說者比之吳鍼鱗之寵尙小雲、程克之寵朱琴心、又嘗挾雷並車入師範學校、學生大譁逐之、此事已載某報國慶特刊、斥雷爲人妖、茲不贅、

□樊媄民 杭州世家子、好串新劇、外好自不能免、與顧啓民交可刎頸「實則非刎頸、交頸耳、初樊設印刷所於城站、顧往印名片、遂相識、樊甘詞誘之、顧故營此業、願充樊下陳之選、樊旦夕與共、端友誠使適之、勿能用也、

笑舞臺

▷▷電話 中央 三五一五◁◁

今夜 初次 開演

愛情好戲

對頭夫妻

◎准於今夜開演◎

●有新的壯子大劈棺

●有絕妙的穿插

◎是一齣有藝術的哀情大悲劇◎

●有新奇的佈景

有情人方放眷屬對頭怎麼會做夫妻呢。包管諸位看了對頭夫妻過後。一定要說。好看好看。有趣有趣。而且最後灑着淚

說。偽心偽心。這狗戲名字雖然可怪。戲劇非常哀豔。看到發鬆地方。要叫人捧腹叫絕。看到悲慘地方。又要叫人搖腸

長歎。劇中主人翁。是一對可憐可愛的好兒女。天公不做美。把佢變做一對生寃家。死對頭。對頭碰對頭。偏偏會生出

愿愛來解開寃仇做夫妻。誰知天公偏不做美。逼住夫妻做對頭。逼得一對好兒女。抱着恩愛做對頭。流了鮮血做夫妻。

這就是對頭夫妻命名的本意。因此這本戲可以叫做對賠夫妻。也可以叫做血與着慈。實在是一齣絕妙的哀情戲。哀是眞

哀。情是眞情。不比許多小說和劇本。對而寫着哀情。其實他的內容。大都是哀而不哀。情而不情。致於這戲中的穿插

。毫不牽強。極其自然。極其發鬆。本社擺做穿插的王无能等滑稽脚色藉此又可顯顯他們的好身手。此外新製的佈景。

極其堂皇美麗而有像異。愛觀悲劇和歡迎穿插的看客。請早來。請早來。

熱茗溫指記

（簡人）

星期六晚、偕友人黃君同遊大世界、予乘間訪飾碧斑紅館主、不遇、乃休息於共和廳前、與黃君啜茗清談、指點鶯花、恣爲評騭、予嫌時撰風月文字「播蔵本報」然意氣頹唐、凝情鎖啟、脂香粉澤、相違久已、蓋知綺坑魔穽、陷人至深、故嚴持戒律、聊自保身耳、黃君年少風流、結習難忘、枯花惹草、時或不免、所以於香國輿籍、熟諳無遺、若人住某里、芳名曰某、其身分價值如何、胥能指實其出處、歷歷道來、如數家珍、予漫應之、少頃、黃語已、予正容諷之曰、陌隴野花、縱易攀折、但偶一失檢、帶得一身花柳歸來、則飲恨終天、爲禍不烈耶、黃首肯予言、曰是也、子可冥察諸姬、外塗膏澤、容色鮮麗、而肌膚上點點桃花痕、隱約可見者、此卽毒氣內蘊不可容、而充溢於外之象徵也、予曰、惟其然也、不但弱視芳肌、可危殊甚、藉使意與所主、偶向韓莊涉足、一巾一盞、多毒菌寄生、亦宜檢點爲上、予言至此、黃拊掌大笑曰「吾有一趣事告君、請靜聆之、黃曰、陸峒生與平原後人極友善、形神兩忘、隱秘五參「雖骨肉勿及也、一日、陸峒獨造所昵姬妝閣、平原勿與焉、陸峒與姬交頸密談、比及歡洽處、不禁食指大動、向鼎中一染指、以應指動得食之兆、既而、侍傭捧茗入「又以別有所約、意匆忽飽嘗一臠、致歎精力、無巳、姑「陸峒亟欲指而興、指上沾肉汁、膩滑難忍、迴首見茗氣方騰、遂蘸指入茗中、攪而洗之、姬引臂相禁、已不及、忽聞頰籟聲、則平原已追蹤而至、時方啓嘗、平原來如奔馬、渴極思飲、見二人、不暇問訊、奪茗鯨吸、一吸而盡、陸峒不及止、惟憨之、並與姬相覷而笑、平原日、所笑何事、陸峒曰、笑爾渴至於此耳、君今方持當公案、因何飽飲蒙茶耶、平原不悟曰、誰爲爾言之、未嘗沾藩味也、陸峒曰、君心自度、他且勿問可矣、遂相將出、另赴他約、陸峒後以告吾人、吾蓋親聞者之一耳、黃言竟、予視時計已及九時、乃別黃而歸、

□陸廉夫先生所繪之團扇□

迴光返照之上海

（農花）

中國的政局、中國的社會、差不多無不一黑暗、尤以上海最黑暗、故有黑暗上海之稱、現在呢、自從電影事業發達以來、一個個女子踏入電影界、於是我也成明星、你也成明星、不是明星也是明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只要是電影界的女子、無一非明星、試觀上海灘上、有了這們許多明星、並且一顆顆正在那裏大放星光、好像比賽一般、把一個上海灘照得如同白晝一般、還要說什麼黑暗呢、

一個朋友對我說道、從此以後、更有種種黑暗、從這星光之下、要不絕的產生出來、直要把本來黑暗的上海、愈弄愈黑、黑到星光也要黯然無光、黑的不能再黑、照此觀來、現在的光明照耀、無道是迴光返照嗎、哈哈、

管見錄

（陸士諤）

郭子彬丈、高年血衰、半身不遂有年矣、其夫人以嗽疾來診、晤余方案大服、因與余談、始知郭夫人固精於醫者也、近余至新大沽路文安里別墅、診郭丈疾、診畢、向郭曰、丈欲求起居自如、余實無能爲力、蓋有不治不愈之病、有不治自愈之病、有難治不愈之病、有愈治愈病之病、丈之病雖治不愈愈治愈病之病也、丈以年高血弱、所謂血虛生風也、法當補氣養血、略佐柔絡宣化、俾氣機利、則病自稍減、一切治風藥品、類多辛香走竄、與貴恙實不相宜、郭夫人聞而韙節曰、從前醫者只作風治、所投無非風藥、愈治愈壞、今則飲食皆減矣、余曰、允余之力、能使丈晝能加餐、夜能安眠、於半身不遂則暫置之、郭丈首肯、乃爲立開胃安神之方、服之眠食皆安、已數月不來相延、忽急足來延、從之往、見郭精神委頓臥床上、郭夫人謂余曰、新病下痢色紅、日夜數十次、脈之弦濡、郭告余腹時痛、余曰、下痢古稱滯下、必裏急而後重「今脈弦濡、弦屬風木、濡爲氣弱、是裏雖急而後必不重、雖現紅色、恐非下痢、豈又服風藥、欲求半身之遂、援及陰絡、絡傷氣弱、致有此症乎、郭曰、君其神乎、有薦治風聖手於余、特往吳中迎來、服其藥酒藥丸幾四五日耳、余曰、是矣、乃爲立補氣柔絡之方、服之而病減、時郭丈執君輔廷在側侍湯藥、聞余言大服、

電影人物志

□任於蘋導演之新片「新人的家庭」、由「海上英雄」導演者佛氏、爲定西文名（Why dev rce）、

□周世勳將集資自攝一片、由中日兩國明星合演、任湘川鴻子爲主角「未知確否、

□程步高復與大陸公司前股東某、導演一片、名「重婚」、

□楊耐梅亦有自辦公司之說、

□張偉濤又將組織一中華第一影片公司、

□王漢倫不復厠身影界、

□陳壽蔭現與潘某合組一公司、擬攝一片名「金絲櫳」、（影中人）

情邦花絮錄

□北海仙蹤（二）（玄玄齋主）

有探威於情邦者、徐其姓、時適舞後「至校、則閱焉無人、詢諸校役、半晌始至、茫然答不知、返止於北海之舍「深悔來遲、獨坐無聊、乃招友人破岑寂、友固熟悉情邦之掌故者也、口若懸河、滔滔其豔史、不啻身歷其境、徐笑頷之而已、復趣友觀劇、偶回顧「則月樓中、笑語喧嘩、神爲之奪、凝於友、不敢久注、惟時一斜睨之、則似曾相識、顧以爲貌或相同耳、且齊桓公之流、難坐其間、偶媚子誰能耐羞哉、徒默識於心、欲澄諸劇散之後「則又翩然先去、惟有嘆息無緣耳、歸舍無多時、友爲人邀去、岑寂甚、翻僕得舊籍、伏案細讀、忽有聲自壁縫中來者、急如萬馬奔騰、緩如管絃合奏、抑揚頓挫、各極其妙也、

□啓事 本期稿件擁擠鳳院慰勞記續稿、未及載入、准下期付刊、並有擁玉看梅記、及烏弟被拉記等、皆爲極有精彩之作、

□招買 沙發椅四只、百靈檯一只、如有貨高價廉、願出售者、請函知盈平街、維羅廣告公司轉告、

無事忙之一日記

（蘭君）

余自今夏應濟公招、負瑣報輯務後、每三日中、發稿之日則極忙、而出版之日則閑甚、忙則忙欲死、閑則閑不欲生、嫣曰不欲生、無事之忙仍忙也「故各影戲公司、每逢新片出世、必以試演發觀之盼相貽、而余輒樂置、從未一觀焉、前日律和票房三週紀念、假共舞台串戲、贈以入座券四紙、乃分贈聽雨秋蓼宙人微雨諸友、是吾儕持分而看白戲之破題兒第一遭也、又非戲之好看而往看之、亦假爲會友之術耳、是日、微雨宿余寓中、二時與、促余起、盥漱用膳竟、詣共舞台、已四時、秋蓼先在、而聽雨宙人猶未至、時蓋王子春之落馬湖已成尾聲矣、觀客大半皆妖妖嬈嬈之窰姑娘、粉黛滿座、鶯燕一室、蔚爲奇觀、秋蓼微雨、目不暇給「看窰姑娘、耳不聽戲、聽窰姑娘、臺上之戲落馬湖而華容道、華容道而捉放曹矣、皆未之見、未之聞、指手畫足、竊竊耳語、曰、此玄色素緞旗袍而緣白金飾者、沈鶯鶯也、混名洋油箱云、此翠綠旗袍而長馬甲上綴大圓珠邊者、林黛玉也、喜軋白相人云、移時秋蓼忽失聲歎曰、美哉若人、吾將得之而甘心矣、迴視、一繼鏜、相距可十武、不能與之言語、衣密黃外圖素緞短襖、蔚藍閘花毛葛夾褲、髮髮梳掰、容光豔絕、闔座粉黛無顏色矣、秋蓼曰、是娼家女乎、余曰、娼家女無是端莊、曰是大家閨媛乎、余曰、大家閨媛、無是流利、曰是小家碧玉乎、曰小家女無是雍容華貴、秋蓼曰、然則奈何、余曰、是不可知也、設必欲知者、詢之彼姝可耳、秋蓼曰、是又未能、曰、天下事爲有未能者哉、有志竟事竟成耳、秋蓼因請爲借箸、執禮甚恭、余曰、好逑之君子、其所務者四、其一曰目、目者電報局也、其二曰足、足者甲乙丙也、其三曰舌、舌者善辭令也、其四曰兵、兵者尙戰術也、四者失一則不成、今者目之功告成矣、其將降大任於乃足乎、秋蓼乃靜俟之、出、躡縱之、囑余與微雨爲之伴、余曰、此無需、多人或足以敗事、惟好自爲之耳、及其返、欣然謂曰、事成矣、出門、已登車、急喚車、而爲汽車阻、患近視、茫然不知所屆、幸車夫目明、急進至小花園、蓋花寶玉家新來之小老四也、曰一妓耳、是何足奇、秋蓼曰、惟其妓也、斯可以急就耳、不待數畢堅邀至美麗川菜館、甫坐定、立書局票徵之、未幾至、果頃間座中人也、自言年十六、新自北京來此、寄居花寶玉家、不應徵也、曰然則又何來此、則酡然曰、局票來、寶玉無秋姓客、奴逆知必頃間共舞台座中之客、而躡余之急色兒也、故來此、態度甚嫻靜、而語至慧黠、余嘗慨海上娼寮、非木訥不能酬答、卽佻蕩不羈、俚言褻態、以娟市儈者取悅者人、惟小老四則應憲雨無之、秋蓼亘賦哉、且能歌崑劇小曲、適微雨所徵鶼美在左右、欲試操琵琶歌之、以未樹芳幟、不能輒歌、遂罷、坐約一小時餘始去、從來打樣局「默坐五分十分鐘、卽翩然遠引、從無如此久滯者也、鶼美出天蟾舞台畫廊二十七日戲券、泥微雨購買、微雨乃取其五紙、並言大世界琴芳將於下月十二日、假乾坤大劇場會串新舊諸劇、高第演六月雪、赤漁演探寒窰、方氏母女及鶼美則演珍珠塔云、十時餐畢、秋蓼別去、余與微雨逕詣乾坤大劇場、觀汪碧霞之打花鼓、及陳善甫汪碧雲之武家坡、蓋爲消磨時刻計耳、十一時乃約友共赴新惠中、局票紛飛而出、粉頭接踵而來、沈醉終宵、不知東方之既白也、是日所演諸劇、戎伯銘之頭本虹霓關、與王伯熾對槍時、未將槍握住、有人喝倒采、曉工尙不壞、羅綺緣之六月雪、腔亭程豔秋、頗似、裘健飛王凌雲之吳漢殺妻、裘頗老到、而王多倒字、李劍俠之珠簾寨、數段唱工俱佳、